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余华

生活小记

□吕游

与友论诗

每次聚会，我们都会喝酒
每次喝酒，你都会喝醉
喝醉了，忘了住处，忘了脚下的路
三拐两拐就拐进了一首诗歌
那里有村庄，有爹娘，有田野
有些路，不是脚认出来的，是灵魂

我不喝酒，喝酒的日子都伤了
成了酒的一部分，吐在了走过的路上
以一粒谷糠的样子被风吹着
跟着喝酒的你，就臭气相投了

喝酒的你不过是我的前生，不喝酒的我
不过是你做梦的那间茅草屋

像那行文字，你稍微矮一些，短一些
我稍微高一些，长一些
长长短短，就是现代汉诗的样子了
一前一后，那么飘逸
绝对不是散文，就是诗
节奏分明，寓意深刻

每次喝酒，不谈诗歌
诗歌应该在纸上，在史书中
在网络上趴着，仿佛喝醉的你和我
过了多少年，翻动书页的人
听不到我们打鼾，看不到我们趴在书页里
我们写诗多年，却写成了局外人
多么悲哀

我们走着，朝着一本诗集里走
朝着一通墓碑里走
如果有人翻动诗集能翻出石头的厚重
墓碑横卧，也像一首诗歌
上面刻着你我的名字，不是因为死
是因为文字，那该多么幸运

在乡下

在城市的脚下。被踩过
被踩进泥土的，本身还是泥土
出行的小兽嗅着回村，那条乡路
却从田野延伸到脊背

不是故乡送我，是我背着故乡出发

回来是早晚的事，别忘了这里
落叶归根，人也要归根
回来就是认路，深埋的
也不是都可以发芽
生而如土，死了还是

陌生的，是孩子
新鲜如同阳光刺眼
其实，让过去复活并不难
看到一张脸，还能认出
也被认出，也有老年斑了
像村口那棵老树

沿着街道走走，看看
老房子还在不在，看到院落
不管认不认识，大门
关着还是开着，或者上一把锁
都想走过去，敲一敲

吕游

曾用名吕宏友，沧州市作协
诗歌艺委会主任。河北省沧县人。人称“诗痴”，作品发于《诗刊》《北京文学》《诗选刊》《星星》等刊。

境

□婧岑

烟花

风
不停拆散它的光芒
你也许会记得
它短暂的灰烬
也许不会
它怀抱的绚丽是虚无的
是星斗模型
是星斗粉碎后的余烬

用我的肉身换来做你
用三十年的黑暗换你
枝头一夏的光明

我所能给你的和不能给你的
通通拿走
包括命
不过是命运所判的死缓
改为立即执行

雨水

是早发的芽苞告诉我的
是小动物的骚动告诉我的
春天的来临
如一场雨水扣动大地之门
顺着屋脊的青瓦流淌

雨檐的瀑布
说着春天未曾说出的修辞
雨水的意义
就是人活着的意义
内容庞大且虚无

像燃烧后被雨水融化的纸钱
成为黑暗的印记
一瓣花萼向铁窗外
颤巍巍伸出碧绿的掌心

揭示一条船的命运

□王汉中

金代的一条商船
向大运河的上游行驶
走过西夏、大理、辽国
走过宋朝、五代十国
走过唐朝、隋朝、南北朝
越过五胡十六国
越过晋、三国、汉、秦
在一个分不清春与秋的季节到达邗沟
被一个叫夫差的人截获了

然后，又偷偷地跑回来
在一个叫连镇的地方停下来
一个东光人告诉它
不要再往下走了
前面的水路很远
要经过宋，经过元，经过明，经过清……
你永远也达不到运河的尽头

于是，这条船就决定不走了
于是，就成为一条沉船

多么像芸芸众生中的我呀
一个诗人，总是
在时光的穿越中疲于奔命
可我不想停下来
不想重复一条船的命运
不想成为沉没的永恒

王汉中

诗人，小说家。沧州市作协
诗歌艺委会副主任。作品发于《诗
选刊》《东方少年》等刊。

留夏

□杨忠英

一朵喇叭花开放了
紫色芬芳噬人的血液
在布满荆棘的欢欣里凝视慈悲
月光浅熏，在唇齿间流连，婉转
没有人能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疏影爬上一面墙，一江水
在一面擦亮镜子的时空里起伏祈祷奔涌
剪刀，剪刀
从未停止旋转，发出顿挫的声响
在喉咙中，在幻觉里穿越摧毁沙漠的丘
在爱意里飞奔，手脚无措
而绿洲，就在前面不远处温婉地站立
我亭亭的女子
风华不肯流逝的日暮，不停地编织
交错，缠绵，倾倒在忧郁广袤的麦田里
一万次的擦肩，回眸
南北的云朵窒息在某个时刻
雪海晴川，绚丽旖旎，纷踏而至
注定要来……要在冬天，一定要在冬天
穿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把明眸装进深深的口袋
船帆靠岸的每一个瞬息，风不为难
甲板上的渔网晾晒，强迫挽留昨天

杨忠英

河北省作协会员。著有诗集
《那只蝉，那个夏天》《咏荷集》，编
写泊头首部数字电影《梨城故事》。

婧岑

原名寇金丽，河北省作协会员。作品发于《诗选刊》《星星》《绿风》等刊。

诗歌

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
责任校对 王钰

责任编辑 刘马
园艳

23

沧州晚报

咨询热线：15613769979